

今天我造反了吗？

其实我一直就很纳闷，既然你们这一个两个的，满脑子都是爱情，还当皇帝、当王爷、当丞相干什么？

找个舒心的地方谈恋爱它不香吗？

这爱情它到底有个卵用？

它能帮你批阅奏折？

还是能帮你修补河堤？

亦或是能填上国库空虚？

对于我的疑问，百里牧云用实际成效回答了我：能削弱功臣兵权，巩固中央政权。

百里牧云真是个狠人，她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秦桀阳的污点，用她的命，在他集权的路上，铺了一块最大最稳的垫脚石。

表面上看，是柳妃发现了一些她和秦桀阳之间的不正常，又趁着秦桀阳出宫，暗中下毒毒死了她。

但柳妃我见过，她哥哥虽有勤王军功，风头无两，权势无双，但她彪是真的彪，又沉不住气，想跟老谋深算的百里牧云斗？

怕是被算计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

果然百里牧云一死，秦桀阳便借此缘由肃清朝野、大杀四方。

柳妃五马分尸，挫骨扬灰。

柳将军削职抄家，斩首示众。

柳家一门三百余口，无一幸免。

真黑啊！

记下来加下来！

必须得好好学学！

但百里牧云这杀敌五百，自损一千的方法，也实实在在伤到了却秦桀阳，让他在杀人泄恨之后，一蹶不振。

对造反党来说，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般的机会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这馅儿饼是馊的！

因为之前假装乖巧，我一直都按兵不动，没有与傅丞相留给我的势力联络。

如今这个机会出现的太临时，我完全措手不及。

我现在空有造反的心，没有造反的资本。

但是这个机会又实在是太难得，新朝初立，政权未稳，新帝沉湎于伤心，于政事上不闻不问，又因清算了柳将军一党，于军事上无可用人，简直是活生生的来自呼伦贝尔的小羔羊！

不烤了它我都对不起我八辈祖宗！

当然可能我八辈祖宗并不这么想，甚至我祖宗十八代都不大赞同，但是管他们呢，反正早就凉了。

于是翻来覆去、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先搞一些小事情。

比如刺杀秦桀阳。

我先联络了宫外傅丞相的势力，让他们准备拥立琮儿继位，然后又又在宫里，收买寿康宫的奴婢，让他们偷偷放我进去。

但是他们说不用，皇上不准别人动百里牧云，遣开了所有人，整个宫里，除了百里牧云生前的贴身侍女在跟皇上抢，啊不，在劝皇上放下遗体，压根没别人。

我被他们的实诚感动了，立刻拿起小本本给他们记了一功。

一切打点妥当，我趁着夜色潜入了寿康宫，果然畅通无阻，只见孝布摇曳，阴气沉沉。

很快我就看见了秦桀阳，他跪坐在地上，紧紧将百里牧云拢于怀中，一动不动，满面苍茫，心如死灰。

秦桀阳这个人，大概因为是假我之手来到世间，所以继承了不少我的优秀品德。

冷心冷肺，冷言冷语、冷漠无情，冷苛狠厉，冷刚稟直.....哦，最后一个缺点是缺点，我没有。

遥想当初，春花还在世的时候，他尚有几丝温情，春花一死，他就像一块儿寒潭的石头，冰冷坚硬，即便被养在了百里牧云的宫里，依旧像匹野马桀骜难驯。

后来不知怎的， he 就把百里牧云看进了眼里，还从此心中就只有她了。

我还记得，当年先皇七弟齐王，在武校场嘲弄百里牧云是一枝海棠攀梨树，夜来承宠，雨露恩浓花枝弱，话没说完，就被当时还是皇子的秦桀阳生生打成了猪头，现在还缺着两颗门牙，说话都漏风。

那时秦桀阳才十三，齐王都三十了，是常年领兵打仗的主，依旧在他手下讨不得好去，虽然秦桀阳也是月余不能下地，养伤养了半年，可从这事儿，就看的出他这人眼里丝毫揉不得沙子。

所以我必须一击即中。

不过看他如今这生不如死的模样，想必我给他一刀，他还会反过来谢谢我。

于是我安慰了一下我炸起的小汗毛们，一步一步走近他，袖中握着匕首的手也越来越紧。

但是突然，身后响起了一双疾沉的脚步声。

我身形一顿，就见旁边跨步流星地闪过一人，一身戎装铠甲，周身还散发着森森寒气。

我寒毛又唰地竖了起来。

雷战将军？！

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

雷战是百里牧云的义弟，是我哥死了二十年之后，本朝声名鹊起的又一战神，于半年前在漠北之战殉国。

我不禁回头看了一眼，既然他来了，那同样殉国的我哥不会也.....

然而我哥并没有出现。

这我就放心了，要不二十多年没见，他突然现身，我怕也不是，不怕也不是，还有点儿小尴尬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意识到，雷战并不是的猛鬼现世，而是死而复生。

雷战站到新帝面前，拎着他的领子一把薅了起来，怒目圆瞪：「你、你之前、怎怎么说的！姐、姐、姐、为什么、会死！」

果然结巴一开口，气势全没有。

雷战从小就口吃，吵架一向吵不利索，不过对上哑巴也还是胜券在握的，我看好他！

果然哑了的秦桀阳一声不吭，满脸哀莫大于心死，爱咋咋的模样。

他之前怎么说百里牧云来着？

「她是我的呼吸，我的心脏，我的灵魂和救赎，她死了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」

你敢不敢把这话当着雷战的面再说一遍？

他不止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他还能解决你。

行吧！别管这一屋子结巴哑巴神经病的，雷战一来，我这刺杀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，宫外等我消息的各位，也可以早点洗洗睡了。

毕竟雷战来了，就意味着疆夷军也来了，我惹不起。

我只能再等机会。

我设想过，这一等或许又要等很多年，但我从未料到，剧情会是如此神一般的转折。

秦桀阳是天生的帝王，他就算形同一具行尸走肉，也是个知人善用、平治天下的行尸走肉，继位不到三年，政通人和，国库充盈，边境安稳，整个国家都焕发了生机，一片欣欣向荣。

我知道，除了秦桀阳，这还要归功于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死去的百里牧云。

在百里牧云还是皇后的时候，她就从慈济院里分割出来一个部司，叫什么天使之家，专门收容那些不言不语不理人但又不哑巴的弃童。

这条件，还挺苛刻的！

她还说什么每一个什么儿童来着？噢对，每一个自闭症儿童，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。

听着就让人怪想吃苹果的。

丫鬟问我啥是上帝，啥是自闭？

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说。

现在朝堂上，有一个名为**奎仪卫**的吏司，办差极是雷厉风行，直接向皇帝负责，里面官员皆是出自天使之家，甚至这些年，人才辈出的武将统领，有一半也是自小在那里长大。

听说他们日常做事都不怎么言声，全靠眼神交流，诡异中透着和谐，和谐中又带了些惊悚。

我也很惊悚，他们这样，我造反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。

后来我觉得，我可以等一等。

秦桀阳继承了先皇不充后宫的优良传统，还把劝他选秀的大臣，当堂就给怼哭了，嘴炮十级。

到现在，那大臣告了三年的病假了，说是还在拉肚子。

看来不近女色还能遗传，不知道会不会传染，我有点担心我的琮儿。

但是担心中又带了一丝暗喜，因为秦桀阳不生孩子，将来便是兄终弟及，由二、三、四王爷和琮儿之中选出一位继承大统。

幸好琮儿这些年被秦桀阳亲自带着，仿佛开了窍，聪明伶俐的很，压根儿瞧不出曾经憨批的样子，虽然在兄弟中年龄最小，却是最有慧根、最深谙朝中局势的。

这让我甚感欣慰，连造反都更有动力了。

我为啥还要造反？

因为秦桀阳现在正值壮年，离驾崩还要好多好多年，老母亲等不起呀！

但还没等我动手，秦桀阳却先行动了。

在他继位的第十年，他下了一次江南，回来就开始着手禅位事宜。

别问，问就是又因为爱情。

听说他下江南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和长得百里牧云十分相似的女子，那女子不肯随他进京入宫，他就早朝也不上了，皇位也不要了，一心想着归隐田园。

那日他将二、三、四王爷召入崇政殿，独独落下了琮儿，我就觉得不大妙。

琮儿如今才十五，比三个兄长小了足足八岁，到底还是被年龄拖累，从一开始就出局了。

我立刻紧急联系了所有势力，准备夺嫡。

但传位圣旨下来的时候，我却懵逼了。

因为继位大统的，竟是琮儿。

我兵都起了，你觉得我愿意看这个？

我超愿意！

看几次都行！

就在我觉得这辈子都圆满了，美滋滋地准备当掌权太后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，主少则国疑，母壮则摄朝，应当立子杀母。

我不禁狗躯一震。

卧槽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

卧槽？左边那个点头的，你是我这边的你心里没点数吗？

卧槽？右边那个附和的，前些日子给你送去的银子给我吐出来！

就在我慌得一批的时候，琮儿开口了，他自小承教于秦桧阳，嘴炮没有十级也有八级，三言两语便驳斥了那个大臣，说得他

面红耳赤，深觉自己是个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徒。

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口才，不禁看了一眼秦桀阳，他竟然露出十分满意的表情，大有孩子长大了，能慰大臣了的欣慰之感。

见我还在愣神儿，琮儿拼命给我使眼色，我赶忙狗腿地表了一波儿忠心，可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。

但是秦桀阳并非是真的对我不忌惮，他颁下了十余道圣谕细则，就为了预防我夺权揽政，不过我若好好当个清闲太后，颐养天年不成问题。

我觉得这他就想多了，将在外，君命都有所不受，你个先皇，啊不，太上皇，也不对，退休皇还能管的着新君？

事实证明他还真能，朝野上下坚决执行他命令的官员占大多数，琮儿也劝我新朝初立，不好硬刚，韬光养晦为上，我觉得有理，便暂时享起了太后清福。

后来赏花遛鸟、听曲选秀的日子过久了，我竟也觉得当个咸鱼才是真正的快乐，一心只想苟着。

可见无敌是多么寂寞，寂寞直如雪崩~~

日子过得实在太舒心，以致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了，却在一场风寒里翻了船。

这次的病，实在来势汹汹，我缠绵病榻几月之久，日日精心进补，身体却日渐虚弱，太医说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，只能仔细

将养着。

琮儿心急如焚，全天下地搜罗奇珍药材给我续命，下令重赏万金在民间寻访大夫，甚至明明不信鬼神的人，连辟邪驱妖的婆巫都请了好多次，还将国师召来日夜坐镇。

可惜方法用尽，依旧无力回天。

但我并不怕死，我这一生，荣华富贵，权势名利，想得到的都得到了，并无遗憾，唯一有些挂牵的，就是我近日的新宠解语花，我希望我死了，琮儿能留他一条生路。

思及此处，我便不禁有些庆幸，幸好当年活下来的是纯孝仁善的琮儿，而不是天资聪颖却心机深险的琬儿。

「母后醒了？」琮儿一直守在我的床前，见我睁眼，便接过宫人手中药温柔地喂入我口中，他自小就敦厚淳良，我也是万没想到，他也会有称皇称帝，朝野赞颂的一天。

他轻轻将药碗放在一边，眼眸低垂，长密的睫毛微微翘起，在眼尾上扬起有些锋利的弧度，颇有上位者的姿态，静静望我半晌，低低开口：

「母后的两个儿子中，琬儿自小，就比琮儿更聪慧懂事。」

「长大一些，琬儿学文习武，也都比琮儿要快。」

「但母后，却总是更偏疼愚笨的琮儿一些，为什么？」

傻孩子，哪有自己说自己愚笨的。

我轻轻握住他的手：「琮儿不笨，不要妄自菲薄.....」

他薄唇微微勾起，忽地抬眼与我对视，一双乌湛湛的眼珠幽若深潭，缓缓开口。

「母后，我是琮儿。」

「我从小的志向，就是当皇帝。」

「琮儿哪有我一分聪明，我怎么甘心因他没了皇位？」

「明明我更.....母后.....偏.....」

这便是我在人世间听到的最后的话，然后我就两腿一蹬，与世无争了。

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一睁眼我竟成了个太子妃？

我好不容易才熬到太后的位置，没快活几年，降成了太子妃？

这都不是一朝回到解放前，这是一步回到元谋人啊！

我是我自己的孙媳妇？

我参加我自己的葬礼？

我朝我自己磕三个响头？

而那个把我耍的团团转的狗鹅子，还搁我灵堂装孝子？

我怒视鬼差：「你不是说助我还阳？怎么搞成了附身？」

她倒很无辜：「还不是因为你说最好看的那个是你。」

我更怒了：「我难道长得不是最好看的吗？」

她无辜地有些无奈：「.....你长得好不好看，主要你搁那儿躺着我也看不见，站着的人里面，就这一个阳寿已尽的。」

「怪我咯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你们鬼差都这么草率吗？」

「我不是鬼差，我是神兽夫诸鹿旨酒。」

「神.....什么东西？」这称呼复杂的，我连断句都不知道从哪断。

鹿旨酒：「.....」

好好说话你头顶冒什么烟呀！

半晌，她又恨恨开口：「要不我给你换回去？就棺材里那个是吧？」

「不换！」我当机立断，瞅了一眼铜镜中风华正茂的女子，这年轻的身体，这纤软的腰脊，这水汪眼瓜子脸，装小白莲可比我那一看就妖艳贱货的皮囊方便多了。

我阴测测地看了一眼灵堂上的皇帝鹅子：「小兔崽子，你母后我又回来了！这次不把你玩儿的叫妈妈，我管你叫爸爸！」

鹿旨酒：「你本来就是他妈妈，但你现在也确实得叫他爸爸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